

沙汀短篇小說集

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

沙汀短篇小說集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一九五三年•北京

書號 224

字數 201000

沙汀短篇小說集

著 者 沙 汀

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
(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)

發行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

京 1-25000

定價 8.500 元

一九五三年九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三年九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目 次

航線·····	一
丁跛公·····	二
兇手·····	二四
代理縣長·····	三三
獸道·····	四四
在祠堂裏·····	五四
防空·····	六五
磁力·····	七五
在其香居茶館裏·····	八七
替身·····	一〇三
老煙的故事·····	一二三
一個秋天晚上·····	二六
范老老師·····	二九
呼嚶·····	一五一
催糧·····	一六二
煩惱·····	一七三

選災		二五
意外		二六
醫生		二七
酒後		二八
砲手		二九
減租		三〇
後記		三一

航線

鼓動着鋼鐵的脈搏，噴着氣，船朝前進行。

在這以上，當經過石門灘瞿塘一帶地區的時候，急流，夾江的峭壁做成的陰影，「神匪」，真使人憂鬱，害怕；船好像在深谷裏航行。那些被歷史的軸牽動着的人們，頭纏紅布，穿着打結搭的爛褲子，站在石岩上，山坡上，翹起腳尖叫吼。他們可並不如傳說一般，涉水如履平地，揮刀頭落，而且那餓縮了的身體，的確確會爲護船的洋兵所洞穿。

現在，是沒有急流，陰影和「神匪」了，河岸展開着，彷彿天都寬了好多。

在鉛色的天底下，田野，村落，狂奔的犬，幻燈似地掠過去了。這裏，從表面看，也正和中國任何一處內地相似，蕭索，荒廢，陽光都洗不掉的陰鬱。然而，人們却向黃色的江岸呆視着，疲倦的眼睛是那麼深陷，好像在那些野生的荒草叢中，在那潮濕的泥土裏，在這衰老荒涼的外表下，正在出現着一個嶄新的局面。他們過一分鐘鬆一口氣，而猜想着未來的一秒一刻將會碰見怎樣的奇蹟。

當岸上那些高架着的寫了標語的木牌，正對面奔了過來的時候，客人們都把頭伸過船舷，連不識字的也睜大眼睛，推開別人的頭和肩膀。

「那不是麼？——看！……」

「往這邊看過去呀，瞎子！……」

在甲板上，那些四等艙的客人，都開始談起來了。他們是那樣近乎鬱悶的莊嚴，不住地，掣那

響遍全中國全世界的傳說，使自己吃驚，嘆氣，神往。有的坐着。有的靠在欄杆上。有的背靠着板壁坐在鋪位上，擺開着兩腿，手支在膝頭上。

那個高長長的湖北人，皺着眉頭，頸子一偏，打斷誰的談話，說：

「你佬是那裏聽來的啊，神話！比峽裏的呢，是兇。搶船麼，那也看。前頭，四川軍閥運的槍倒確實被搶了，在城陵磯。打了三天三夜。聽說是上海有走線，要不怎麼會知道呢？可是就因為有槍囉！槍多了好打出來，裏邊也不好過活呢。」

立在三等艙門口的包袱客，正在和一個學生爭辯，這時，他突然掉轉頭叫道：

「聽啦！我說鬧不好罷，田也分了，還是沒吃的。」

「我是說鹽這些東西啊。米麼，倒便宜，規定了的，幾百錢一斗。可是鹽，比人參還貴。軍隊給堵住了呀，通不過。也有膽大的偷去賣，賺錢呢。」

「也給價麼？咳！可以去啦？恐怕不能運多少罷？」包袱客熱心地問。

一個老頭子蹲在甲板上敲着煙斗，嚷道，「鬧不好的！誰也鬧不好！」於是急急忙忙地裝好煙，站起來，「怎鬧得好？人還沒死够呵！」他沖氣似地，跑往船尾去了。

西崽拿着大洋盤，從冰箱邊轉過來，罵道，「死尸！沒有帶眼睛麼？」挺起胸，上最高的一層樓上去了；老頭兒憤憤地，望着那消逝去的雪白的後身。

在上層的甲板上，欄杆的周圍排好了鋼板；外國水兵架設着機關槍。一個背着槍的洋兵，啣着大煙斗，在光亮的甲板上踱着。香檳酒在玻璃盅裏堆着花，大餐間裏的紳士們，是忘掉了脚下蕩動的船和崩裂的世界了。他們正在碰着杯互祝健康。

那個由宜昌上船的中國兵，伸長腦袋伸向樓口望了一眼，喃喃道：

「媽的！真比我們團長還穿得闊！」

他退回船尾去了，在廁所的門階上坐下。然後分開兩腿，手搭在膝蓋上去，於是十分莊嚴地向人衆瞥了兩眼，吐一口痰沫，開始自言自語起來。

「樣子倒滿神氣，掣上去試試看！……」

許多頭朝那兵士轉過來了，於是，他兩腳一張一合地，帶着一種誇耀神情，談起那他所親身經歷的惡戰來，誇耀着自己和敵人，一點不把洋兵攔在眼裏。

「我打十幾年仗了，」他抬抬頭接着說，「真沒見過！男男女女一齊出馬。婆娘些褲兒一捲，撲過河來掣梭標穿你。連娃兒些都不好惹，——老頭子，笑？不是好吃的果兒啊！跑去試一試吧，不搞得你屁滾尿流那才怪哩！……」

女人們垂下頭去，掣奶子往小孩子嘴裏塞，嘆氣了。

一個中年人拍着大腿，腰肢一仰一屈地嚷道：

「老百姓過的啥日子呵！不亂往那裏跑？」

「往那裏跑？今天要，明天要，人要光了，錢要光了就跑啦！原先是這樣麼？——那篇書上寫得有？——只顧不吃那倒好啦！」

一種啞聲緊接着說，而這立刻引起了兵士的注意。

「你像也贊成呀，老哥？」兵士打偏了頸子問。

「甚麼……我說——你胡扯！……」

兵士拍着膝蓋大笑起來。有誰喃喃道：

「這年歲，少開口啊！」

兵士突然止住了笑，眼睛幾眨，不服氣地嚷道：

「你怕我賣他麼？把眼睛擦亮看一看吧。」

「啊，啊，那裏！」有人怕兵士耍橫，勸解道，「褲帶都鬆了呀！不給吃麼？」

一提到肚皮的事，各人都馬上感到腸胃的空虛了，有的談起食物的便宜和味道，有的望着洋廚房出神，發氣，有的跑往下艙廚房裏打聽去了。

那個瘦小的火食老板，他底眼睛已經被長年的油煙弄眯睜了。他拏食指捋了一下鬍子上的清鼻涕，就又捏起竹筒，在大木桶裏攪起來，給泥混的江水「打漿」。胖子下手正弓着腰在小衣襟上對付跳蚤。火伙眼睛懶揚揚的，正坐在米口袋上出神。廚房裏的空氣比饑餓着的肚皮還要閒散得多。

擁下來的客人們氣餒了。他們吞了一下口水，就齊聲抱怨起來。

「喂！大師父！快餓過性了喲！」

「餓過性好讓你少吃點啦！真會打算盤哩。」

老板把攪着的竹筒停住了。眨了眨眼睛，他氣兇兇地吼道：

「快了麼？你看喉嚨裏都撐出手來了！」

「快了！快了！」胖子收拾了一下衣裳，心平氣和地回答。他開始在鍋裏動着湯瓢，接着，盛了一點湯起來，把下巴伸出一步，用一種很仔細的神氣去喝；然後，拏圍裙揩了揩那嘴接觸過的部分。『好了！再一股火就喫得了！』接着他又輕鬆愉快地说，竭力安慰着那些餓得發了脾氣的人衆，好像這是他底義務似的。

一種粗大的噪音叫道：

「不要催，他會把洗碗水給你吃哩！」

胖子向那嘮叨的人瞟了一眼，打了個呵欠，把臉掉到船舷外面去了。風絞着煙，水花和岸上的泥土。廣闊的耕地無涯無際地擴展開去。在一簇屋子的高處，一片蔥

眼的紅色奔過去了。更遠一些，在一片空地上，有一大堆人攢動着。船頭簸着，發出一種張惶失措的叫聲，彷彿牠正被沸騰着的兩岸扼殺着一般。

「看！那是什麼呀！」有誰突然直瞪住岸上，叫起來。

「總是開會呀！不要亂叫！」

「啊，啣，啣！我的天公！」

「客人些！查票了！」

樓口傳下來的叫聲使大家靜默了。但不到一分鐘，又都抱怨開來。

「怎麼？又要查呀！」

「簡直像犯人囉！」

一個頭頂發亮的老頭兒，把吊在褲腰上的煙盒子打開，取出船票，揮着手嚷道：

「這難道是假的啦？還怕他查！」

帶着嘮叨和空空的肚皮，客人們又終於懶拖拖地望樓上擁去了。

胖子輕輕鬆了一口氣，笑了。火伏在灶門邊上煤。老板抱了一大疊土碗，往一片木板上安置着，隨即用圍裙揩了揩眼睛，開始在想甚麼；最後，跑到自己火艙隔壁的屋子裏面去了。一會又笑着走出來，很當心地把門挪好。

「爽性點！查完就開。」他吩咐着火伏。

沒有誰回答他的話，都一聲不響地工作着。於是，老板自己也便動起手來，拏湯瓢挑鬆了瓦盆子裏的豆芽，然後往每一只土碗裏分發。

油煙子給人帶來了噴嚏和眼淚。浪花不住地從窗口跳進來。一遇着大浪，排列在木板上的菜碗就互相撞碰着，發出尖銳的聲音。

樓梯上有繁密的脚步聲傳來。

『快點！又下來催命來了！……』

可是，等到老板掉過臉去，他馬上噤住了，兩隻手無力地垂下；那握在手裏的湯瓢，不知道是放下的好，還是捏住的好。他底臉更瘦小，眼睛也更眯瞇了。

茶房們扮着鬼臉。船主和買辦說的話，廚子們很難懂的。那個說洋話的中國人，腦袋一動，帶了兩個侍者，走到老板的屋子裏去了。顯然是去進行搜查。

『船主！……』

老板的舌頭好像是僵硬了，但他隨又轉向留在外面的茶房，告饒起來。

『一碗把酒敬得起的，……』

可是，他們只能替他着急流汗。

三個『黃魚』筆直地站在船主面前了，枯黃的手指捏弄着鈕扣和衣領子。他們的面孔黃皺，神色忸怩，從藍布大褂家造鞋子發出泥土氣和魚腥氣。

『買辦！……你老人家，……』老板喃喃着。

『我作不到主呀！』買辦拏肥下巴指了指洋人。

一羣人給船主做了尾巴，劈劈拍拍地跟着上樓去了。

老板甩手蹣脚吵嚷起來。

『我曉得有人壞我，對的！——唔害我呀！……』

他滿以為，一生糾纏不清的債賬，一生油煙裏的生活，在這一次的冒險當中，總可以結束了，於是，靠着兒子和媳婦，吃兩天閒飯，靜靜地死去。然而，眼睜睜這肥皂泡一般的希望，是被人戳破了！他拏圍裙揩着眼睛，因為他真的淌了眼淚。

那個胖子懶聲懶氣地勸他道：

「急一陣又怎樣呢？你就急死了他也不管你這一套啦！」

樓梯口有人吆喝。

「來了！來了！」

老板應聲着，把圍裙解開，拂去了身上的炭灰，向樓梯邊走去。

「你聽我說！」胖子叮嚀道，「見船主本人！底下人……」

「我沒有得罪過什麼人，——唉，害我呀！」

汽笛急迫地哀鳴着，船行得慢了。牠彷彿已經奔過這法律以外的航線，可以從從容容地緩口氣一般。黃色的河岸，草屋，繫在枯樹樁上的破船，遠遠的鏡子樣晃着的湖泊和河道，都明明白白地望得見了。

客人們彷彿已經忘掉了饑餓，都圍住買辦室，翹起腳爭看那犯規事件的結局。

「外國人的話不好說！」那個買辦，早被頑固的訴苦弄出脾氣來了，他斬釘截鐵地吼道：「他們底章程不是單寫在紙上就算了的，你怕像我們樣？快些收拾東西罷！」

黃魚們急得直跳起來。

「我們不懂得規矩，我們才出門啦！」

「我出了錢的！……我給過他錢的！……」

因為抱怨和失望，老板瞪着眯睜的眼睛，只是癡呆呆地直叫道：

「我知道有人暗害我！……對的！……我沒有得罪過人！」

圍住看鬧熱的人，聽了這些夾着哭聲的乾嚔，翹起的腳都放平下來。一個人提高嗓音，不很自然地叫道：

「都是中國人啦！那塊石頭底下不藏兩條魚呢？」

「對囉！……」

於是他們便紛紛嘈吵起來，各人都提出自己的意見和抗議，大聲地說，好叫旁的人領教。一致的意見是：不應該把黃魚送下船，因為他們是出過錢的，而且他們的荷包已經空了，沒有錢再買票了，廚房老板可以把那不規則的票價退出來。

「我作不得主呀！……」

買辦把衣兜一提，左腿跨上沙發的靠手，肥肥的臉望大眾避開了。

船緩緩地停止下來。靠南岸一邊的救生艇正在開始降落。艇子兩端立着的水手，像爬樹似的，握着大麻繩，大腿一屈一伸地哼叫，讓慢慢艇子降到水面。

「我承認退錢呀！好，到漢口就退！」老板急急地叫，口沫亂濺。

「還要命麼？他吐出來就是了呀！……」

甲板上突然嘈吵起來，從房艙裏和統艙裏擠出各色各樣隨意裝束着的人物，好像發生了火警。

「貨艙走那裏去啊！……」

拏屁股抵住後面的人，拏手撐開撞着鼻子和下巴的頭，人們擁擠着。木牌，遠遠動着的人羣，顯然是在望岸邊跑來的，旗幟，是在預示着奇蹟的來臨了。

「不要擠！……不要怕，——我們早就有準備的！」

辦事人的安慰絲毫無用，人們還是恨不得馬上生出兩個翅膀。圍着買辦室打抱不平的那些四等艙的客人，也驀地嗅出另外一種驚人的變動來了。

「簡直叫人去送死啊！——他們會被當作偵探的！……」

「老實！這地方能上岸麼？……」

有的開始叫罵起來了，他們沒有想起自身的危險，只打算救出那三個洋人規則下的犧牲者。犧牲者們也認真快哭起來了，嘴唇發青，太陽穴顫動。他們的心裏老是痛苦地想着：「這就是出門求財呀！」非常後悔他們輕易地離開故鄉。

買辦是明白船主意思的，正如一隻狗明白牠主子的脾氣一樣，然而，他却忽然變得慷慨起來，說道：

「好，碰一碰運氣吧，我再去見船主！」

「不行！他會躲起來的！」船客中有人反對。

一些人却嚷道：

「讓他去吧！他能往那裏跑呵？」

代替買辦下來的却是四個洋兵。

「我說會走出蹊蹺來吧！」有人失望地叫着。

於是打抱不平的人感到所有的努力吹了，他們散開去，分做幾簇，擠眉弄眼地嘮叨起來。他們遠比那些房艙統艙裏的客人鎮靜，也不準備藏躲。

四個外國兵陀吼着，比着手勢，叫黃魚們趕快到下面的艇子裏去。

「唉！這就是出門求財呀！」三個人一齊哭叫出來。

他們拏屁股死死地抵住板壁，蹣足甩手地嚎嚷着，身上放散出汗氣和霉熏氣。這土頭土腦的固執，悶人的氣息，幾乎使洋鬼子束手無策了，他們互相呆呆笑起來。

買辦從上層甲板上俯下身，望着茶房們嚷叫道：

「你們動一吓手好吧！就單會吃飯麼？」

茶房們翻翻白眼，喃喃着，陰縮縮溜起走了。幾個辦事員叫罵着，向了黃魚們衝過去，抓住他

們底背膀，拖往下船去了。好像押解犯人一樣。

那個好久沒有張口的中國兵，忽然大叫起來，一隻手拍拍胸口。

「大家跟我走吧，不會咬人！……」

在岸上遠處騷動着的人羣，紅旗，已經停止住了。接着又開始往兩邊移動。在塵埃和草堆和樹叢後面，移動着的影子漸漸隱沒。跟在中國兵身後的客人當中，有兩三個，在樓口邊遲疑起來，眼睛裏充滿着驚惶。接着，他們回轉身，找自己的隱蔽所去了。

三個黃魚，終於被勒逼到艇子上去了。他們站在艇子的中部，乾噤，一時手指指天，一時又拍拍屁股。他們一躁足，艇子便顛簸起來，於是又趕緊蹲下身子，緊抓住水手們底膀臂。

從岸上一簇荒草叢裏，忽然站出一個人來，揮着手，嚷叫着；一會，又向一片樹叢閃過去了。而在輪船甲板上面，洋兵嘴角邊浮着冷笑，手指弄着槍機。

胖子伙房擎身子伸出船尾的鐵門邊，拚命地吼道：

「不要緊！你手上有繭疤，不會吃到虧的！」

「這就是出門求財呀！……」

嘶啞的聲調給水聲遮斷了。

「對！不會有什麼問題，你們是下苦人啦！」

兵士擎兩隻手當作號筒，也望着艇子嚷。他又車轉身，對站在後面的同伴說道：

「老哥！現在下苦人吃香呢！……」

艇子載着痛苦和絕望，顛簸着。在它剛剛靠近岸的時候，從空曠的田野裏，波濤一般的人聲沸騰起來，接着便是稀稀落落的槍聲。

「不要怕！他們是指着上頭打的！……」

中國兵高興的叫嚷聲，被樓上洋兵們快放的機槍聲掩蓋了。

上岸的三個人當中，有兩個在機槍掃射下直挺挺跌了下去。江的北岸，也突然迸發出槍聲和人聲。救生艇消逝在煙霧和火焰裏了。……

在廣大自由的天底下，是橫着田野，村落，黃色的江岸和黃色的波濤。波濤汹涌着，血和火焰湧着，好像就要吞滅掉這一切的不平。衰老荒涼的大江變年青了！

汽笛哀鳴着，船正預備死裏逃生。

一九三二年八月

丁跛公

丁跛公是穆家溝的鄉約。還是一個青年的時候，他便跟着老丁跛公，見習這惹人嫌厭的職務了。這父親才是一個名符其實的跛子，拐了右腿，走起路來腦袋一點一點的，彷彿一匹被重載磨壞了的馱馬。他像尾巴一樣跟着他，替他担上藍布襠褲，「掃蕩」似的在這山溝裏穿梭着，整有七年之久。直到老頭兒的眼睛閉了，他就代替了他，並把他那響瑤瑤的渾號，也都一同接手下來。

在起初一些日子裏，因為時候正當反正後不久，他自己又不是適宜於板着面孔說話的人，一到收款或者派款，他的災難就臨頭了。因為不但那些稍有勢力的家主會挪揄他，就是一個毫沒眉眼的農夫，也不把他當成一個上頭派下來的看待。「甚麼」，有一次他十分憤怒了，嚷叫道，「甚麼，唱小旦也是人幹的呀！」可是當他送上幾兩銀子，叩了一些「響頭」，給泡水大爺承認了他是一個哥老會的會員以後，情勢就全然兩樣了，那些泥腳桿再也不敢多和他囉嗦了，他們只是斜着眼睛想道，「好哇，你現在當了光棍了哩！」

從那時起，他在職已十多年了。在這長長的歲月中，他凡事都辦來順手。他是一個十分樂觀的漢子，身體又好，雖說是四十六七的人了，看來却還只四十歲的光景。而在同旁人開玩笑的時候，甚至顯得連四十歲也不到了。他對人也很和氣，不管怎樣的玩笑，他那鬆弛而寬大的嘴唇，總是嘻開着的。僅僅是碰到那些作弄太野蠻了，或在許多人對付他一個人時，他才會生起氣來。但即使這樣，也無非瞪了眼睛，嘟着嘴喝道，「龜兒子！我要毛臉了哇……」於是又忍不住笑出來了。

那些對他開玩笑的人，範圍是頗為寬廣的。起先不過是幾個同溝居住的光棍和賭徒，不多久，